

左方 游记

Le voyage d'Orient



[法]

勒·柯布西耶 著

Le Corbusier

Le Voyage d'Orient

东方 游记

[法]

勒·柯布西耶 著

Le Corbusier

管筱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游记 / (法) 勒·柯布西耶著 ; 管筱明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9

ISBN 978-7-5596-2192-4

I. ①东… II. ①勒… ②管… III. ①建筑画—素描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TU204.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7477号

东方游记

作 者 : [法] 勒·柯布西耶
译 者 : 管筱明
策 划 : 北京地理全景知识产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策 划 人 : 王瑞智
策 划 编 辑 : 董佳佳
责 任 编 辑 : 郑晓斌 徐 樟
特 约 编 辑 : 程忆南 樊广灏
装 帧 设 计 : 陶 雷
地 图 编 辑 : 程晓曦 程 远
制 版 :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5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8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92-4

定价: 5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841175 64243832

1911年，夏尔—爱德华·雅内莱（勒·柯布西耶的本名），柏林彼得·贝伦斯事务所的年轻建筑师，决定与朋友奥古斯特·克利普斯坦因（Auguste Klipstein）做一次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两个朋友从5月到10月，花了很小一笔钱，游历了波希米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诸国。

由此，夏尔—爱德华·雅内莱发现了建筑这门形式配合精神、在光影中创造美的艺术。

从德累斯顿到君士坦丁堡，从雅典到庞贝，旅行途中，夏尔—爱德华·雅内莱坚持做笔记，记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还画了一大批图画，并由此学会了观看与观察。

他从这些笔记里挑出一些文章，其中一部分由瑞士拉绍德封市^[1]的《劝世报》发表。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收集补充，编成一本书，取名为《东方游记》，准备于1914年由加斯帕尔·瓦莱特在法兰西水星出版社出版。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止了此计划的实现，于是这部书稿就收进了勒·柯布西耶的文稿档案。在上述旅行54年之后，作者终于决定将书稿拿出来出版，因为这是他年轻时踌躇和发现的证物。1965年7月，他将书稿做了订正，并在不借助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认真地做了注释。

在柯布西耶看来，此书是一份重要文献，具有很大意义，因为它记录了他成为建筑师与画家的关键岁月的经历。

[1] 拉绍德封（La-Chaux-de-Fonds），柯布西耶的故乡，位于汝拉山区东麓，钟表制造业发达。——编注

目 录

致吾兄、音乐家阿尔贝·雅内莱 1

几点印象 3

致拉绍德封“艺术画室”友人 8

维也纳 20

多瑙河 28

布加勒斯特 46

大特尔诺沃 55

在土耳其的土地上 62

君士坦丁堡 70

清真寺 83

墓地 92

她们与它们 96

一家咖啡馆 102

芝麻开门 105

两处仙境，一个现实 112

斯坦布尔的灾难 151

乱糟糟的，回顾与遗憾 157

圣山 170

帕特农 204

在西方 224

示意地图 226

编后记 233

致吾兄、音乐家阿尔贝·雅内莱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是多么希望把题献给你的此文写得更好一些啊！可是更好的东西我拿不出来。尽管读者并不愿意我殚思竭虑，费脑伤神，可你知道写给他们的这些文字夺走了我多少快乐，扰乱了我多少安宁啊！在那边，我这份宁静可是人人都羡慕的呀！我还是把它们拿出来吧，为的是能够在今天送点东西给你，因为我今天想送你东西。

多瑙河，斯坦布尔（Stamboul）^[1]，雅典……你的头像夹在大堆稿纸中间从头至尾游了全程。把它夹进那堆纸页，是一时之误，怪不得我。这确实是你的头像，但不是十分准确。是1910年圣诞节在沃尔德—申克·代勒罗（Wald-Schenke d' Hellerau）背着你偷偷勾勒的——你正在大吞大嚼黄油面包上的猪血香肠片（这是在那里我们勉强愿意掏钱的几款菜之一！）。我不喜欢那些香肠片和那种黄油，你却吃得非常香甜。有些时候，尤其是那一刻，我觉得你非常馋，馋得让人难以相信……这幅速写当时就像是一个抗议。

[1] 伊斯坦布尔欧洲老城的旧称。

过去，我梦见你就是副模样；现在，我认为你还是这副模样。没准，这样说能让你高兴？

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你夏天在这里小住时，曾为我的法语极力辩护。我十分贫乏的、蹩脚的、表达欠清的法语。在那会儿我只能用这些词汇来形容我的法语。有人给你举出一句读不懂的话。那句话是有点怪，怪到《劝世报》的排字工可以当作病句挑出来，但在“我们家的世交”，该报的印刷商那里却是通得过的。你回答那人说，这句话是正确的，正确，很正确，还说你不想再听下去。

我的好哥哥，我们这样互帮互助好多年了。我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的，不是吗？至爱亲朋对我们的看法会有变化，因为他们也难免受舆论左右，但我们的手足之情却是绝对的，就像那边，在利姆诺斯岛（Lemnos）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平线，坚不可摧，永不改变。

几点印象

有一天在柏林，两个可爱的女同胞问我：“你要在外面旅行这么久，而且总是去一些新地方，难道不会使欣赏力变得麻木，失去新鲜感，不会只用见惯世事、无动于衷的眼光来看一切？在我们最近的交谈中，你的评论有时是那样出乎意料，让我们惊讶！……

“现在你就要开始东方之行了。我们猜得出，你打算什么也不放过，要把大路两边的一切都记下来……

“那时你会得到很多印象，形形色色的印象，方方面面的印象……不过那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得到解答了。你可不要怪我们提了些傻问题哦。”

归根结底，她们说的是实话：每次在日耳曼做完劳神费力的远游，参观过某座旧城新城的石头迷宫，在蒂尔加滕区那些楼宇沉重的拱顶下面，或者沿着碧波涟涟的施普雷河堤岸做着我们晚归的散步之时，我有时会对某座受人尊敬的圆顶出言不逊，或者对卧伏在一条平原河流的河口，被一个过于传奇的“堡垒”镇守

的某座名城表示怀疑，或者对框在城堡主塔、壕沟和筑有雉堞的院墙里面的中世纪狰狞式样骂上几句，或者对那座线条模糊龇牙咧嘴的房屋大加抨击，因为那房子虽然顶着一个史诗般的柱形尖顶头盔，却被厨房黑糊糊的烟囱劈头砍了一刀，又像得了麻风似的，被肮脏发臭的油烟熏成了酒糟鼻。

与这个变得夸张的图景相反，我设想了另一个图景，它没有前一个这么流行，因为它幸运地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石像之上，是湛蓝的天空，蓝天之下，是安详的微笑；石像周围，是小心地粗涂出来的麦海，金黄的麦浪间闪耀着一朵朵红花；在麦浪的衬托下，深邃的星空变得更蓝。

我曾经满怀热情地评论过现代艺术，归根结底，我是批评了中世纪的德国绘画，赞扬了一二百年来那些画面宁静的作品。在我们今日的思想里，已经很少使用“浪漫主义”一词，可是这个轻率的词语还是激起我的愤怒。例如，一条湍急的大河在红色的危岩峭壁间奔流，或者在远一点的地方，像个活泼的神灵在平原上流淌，这样一幅图景自会引人欣赏，可是那些趣味恶俗、只知描绘山墙塔楼的画匠一旦把喜欢决斗的僧侣的衣钵扔到河上，观众就大倒胃口了。

宽阔的大街绿树成荫，沥青路面被来往的汽车碾得那么光滑，夕阳投射上面，被映照成一条不尽的火带，火带两边，立着成千

棵黑黢黢的乔木。这样一幅图景，有时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宏伟的创作。那些肮脏的窄街小巷，两边的圆顶建筑只是草草地修葺了一下，不经修饰的门脸将挑梁伸得太长，街面沉积着秽气，街屋潜藏着可疑的居民，聚集着吵吵闹闹的孩子，每次见到这样的场景，我就拔腿而去……而《旅行指南》^[1]却迷上了这样的画面，并且为了表达其快乐，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给这种画打上一个、两个或者三个肯定的星号。如此看来，我是怠慢了从前那些傲慢的城堡女主人，丑化了一些自命不凡的“老美男”，粗暴对待了太多的19世纪暴发户。我玷污了一些姓氏，一些非常著名的姓氏。可怜的姓氏，可怜的词语魔法，我让它们变得多么苍白啊！让人失望的百姓大祭。

为了得到别人的宽恕，我必须做一番解释。

——首先，恕我斗胆直言，有些人的名气是捧出来的，其实名不副实。艺术界与时尚圈子常常混作一堆，因此在艺术界，也有一些沽名钓誉之辈和夸夸其谈之人。当然也见得到一些谦谦君子和羞怯内向的人。既有大叫大嚷、要这要那的人，也有淡泊宁静、超然物外的人。

——另一方面，小姐们，你们说，一个艺术爱好者，不管他自己怎么看，在别人眼里，总有点像个脑袋长反了的人。就拿本人来说，你们知道我有个叔叔，他总认为，我乱七八糟地瞎评一气，

[1] 《旅行指南》(Baedeker)，原书为德文，是作者此次东方旅行随身携带的一本旅游书籍。

为的是与普遍舆论过不去。他就是那样一根筋，怎么解释也没法让他改变看法。

——再说，我觉得美首先是由和谐，而不是由粗大、高广，或者花费的金钱数额，或者产生的舞台光芒构成的。之所以这么看，是因为我还年轻。年轻是为时短暂的罪过。我年轻，所以容易做出一些轻率的判断。我尊重折中主义，不过我要等到须发全白之后，才会闭着眼睛奉行这种主义。反过来，我会睁大眼睛——眼镜后面的两只近视眼，观察周围的一切。那副忧郁的眼镜给我一种博士或者牧师的派头。我说了许多傻话。活该，有时遇到亲友邻人斥责，我会改变主意，也来数落自己，甚至比别人的批评更严厉。这样一来，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主动抖抖身子，甩掉身上的脏污。别的时候，好奇的小姐们啊，我会觉得内心骚动，会以征服的愉悦节奏，跑遍一个梦想的国度，用完美的和谐来征服整个国度！

不，持怀疑态度的小姐们，人是不会厌烦旅行的。人只会因这种爱好而变得稍稍像个贵族。确实，在一切都已社会化的当今之世，旅行是值得称赞的，尤其对《守望报》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次东方之行，远离北方粗糙的建筑，是响应阳光、蔚蓝色大海的汹涌波浪，和神庙那高大白墙的持久召唤——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希腊、南意大利……总之此行将像个美丽的大肚罐子，里面将注满最深刻的内心感受……

凌晨两点，在顺着流经布达佩斯与贝尔格莱德的大河往下行驶的轮船上，我就这样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不能自己，竟至忘记走上甲板，去观赏那一轮已经很满的月亮穿过星辰的迷宫，升起在中天的美景！

致拉绍德封“艺术画室”友人

佩兰，我的老友，你好！也许奥克塔夫正在巴黎索尔邦街他的寓所阅读那篇可敬的日记，我已经收到他写来的加黑框的唁函了。他用象形文字^[1]告诉我那孩子出生之前情况就非常不好，几近死亡！我曾做过保证，旅途坚持做笔记——差不多就是写日记了！……我真是最不幸的人，因为坦白地说，这是无聊之至的事情；而搅了那么多同胞的午睡，这种感觉更是让我忐忑不安，因此我就写信给你。既然你几乎和乔治一样喜欢各种形状（当然是造型），而且你懂得欣赏球体的美，那我就来给你说一说罐子，农民的罐子，民间的陶器。我将附带提一提路上的几个港口，这样一来，我的编辑就会满意。本来我是想给画室的陶匠马利尤斯·佩莱农写这封谈论陶器的信的，可是马利尤斯不太喜欢球形，因此，我就把这种大肚形器具的故事和我心醉神迷的感受告诉你。

你是体验过这种快乐的：触摸一个罐子宽容的肚子，轻抚它优美的细颈，接下来细细品察它精致的轮廓。两手插进深口袋，

[1] 形容文字非常古老。

半闭起眼睛，听任那流光溢彩的釉质将你陶醉：黄釉的艳丽，青花的柔和，无不让你悠然神往；或者，执迷于粗犷的黑色整体与得意的白色元素那曲折跌宕的冲突……你要是想象，在几个月舟车劳顿的奔波之后，我的工作室也许收拾得高雅精致，空中飘浮着卷烟的淡蓝轻烟，你和其他多年未见的朋友或坐在圈椅上，或躺在沙发上，而我则费神地给你们讲述连闹钟都会无聊得睡过去的见闻，就会更加理解我这话的意思。我将给你介绍的罐子圆溜溜的，就摆在那里。

你得知道，我们在布达佩斯就弄到了一套制造罐肚和罐颈的设备，可以使上面提到的那种时刻变成现实。我们早已知道，在我们要经过的一些地区，农民艺匠善于把色彩与线条、线条与形状和谐地糅在一起。对他们的本事，我们垂涎欲滴，只想学到手！我们做了种种尝试，甚至冒着倾盆大雨，走回去商量，害得奥古斯特这个同甘共苦的伙伴都叫起苦来。最后我们终于下到了“阿里巴巴的山洞”。而此时，不论在布达佩斯某家阴暗的店铺，或某间寒碜的地下室，还是在火热的正午，匈牙利平原某座村庄某个老太太尘封的阁楼上，都笼罩着一股锁不住的放荡气息。你闻到了这种气息！一些罐子就摆在那儿，色泽明丽，质地坚固，优美的造型让人心头大慰。我们把充斥于全欧洲的那些色泽黯淡、乱七八糟、既无产地又无来源的陶器看了又看，才挑出这些精品。

匈牙利的农民都是陶艺大家，做出的器具品质不俗，可即使在那里，我们也发现商家拿出来的货色比别处差，而时尚对仍然单纯的灵魂的影响比别处更糟。绚丽多彩、描金镀银的玻璃器皿太多了，印着路易十五时期的贝壳纹饰或近年流行的花卉图案的餐具太多了。我们不得不逃避这股一直侵入到偏远山乡、破坏那里传统的“欧洲化”浪潮。在那些平静的地方，民间艺术虽然还没有失传，但已经黯然失色，离完全消失的一天也不太远了。

农民的艺术是审美感觉的一个惊人创造。如果艺术要把自己提到科学之上，恰恰是因为与科学相反，艺术激起肉感，唤起身体深处的共鸣。它把合理的部分给予肉体——人的动物性，然后，在这个容易增加快感的健康的基础上，树起最高贵的梁柱。

这种民间艺术像一种持久的热乎乎的抚摸，包裹整个大地。它用一样的鲜花来覆盖地面，消弭或模糊了不同种族、风土和地理的区别。这是一种漂亮动物的生存快乐之体现，而且是一种丝毫没受到压抑的快乐。其形式是外露的，充满了活力；其外形总是综合了各种自然景色，或者，就在旁边，在同一个物体上，呈现几何学的美景：基本本能与更为抽象的思辨那敏感的本能惊人地结合在一起。

色彩也一样，它不是现场描摹，而是回忆的色彩；它总是具有象征性。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为抚摸和陶醉眼睛而用的，

而且它到了这个反常的地步，一声大笑，就把那些拘谨的巨匠，如乔托、格里柯、塞尚、梵·高之流吓翻在地！从某种观点来看，民间艺术漂浮在最高的文明之上。它成了某种规范，某种尺度，其基准是人类的祖先——如果你愿意，也就是野蛮人。

佩兰我的朋友，陶器写得够多了，恐怕你已经厌烦。然而，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这些陶器还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在它们身上有可能展开对不具名艺术和传统艺术的研究。我们参观匈牙利平原和塞尔维亚属巴尔干半岛的陶器作坊时，有两件东西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我就此打住，不再描述了。接下来，我说一说多瑙河边一个村庄的事情，好让你休息一下，也让你艳羡艳羡。

在那些并不进行推理的人那里，这首先是对“有机线条”的本能评价。最有用的、体积最有膨胀性的线条，就是最美的线条。

有一天格拉塞先生^[1]在巴黎对我说：

“美，就是快乐。”

“何必模仿那缩做一团的芽苞呢？那是难看的东西！快乐，就是舒展枝叶、挂花结果、傲然挺立的树木！美，就是绚丽绽放的青春。”他又加上一句。

如此看来，这些陶器朝气蓬勃、喜笑盈盈，大肚子膨胀到极致，线条绷紧到了要爆裂的地步——就让我用这些词语来形容吧。这些陶器是村里的陶匠用陶车旋出来的。那头脑简单的匠

[1] 格拉塞 (M. Grasset, 1849—1918)，法国名医，对神经系统较有研究。